

中國方志叢書·第四十六號

據清光緒十九年重刊本影印

廣東省

潮州府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757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集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二），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潮州府志

潮州府志
卷之十
風俗志
一

潮州府志序

周禮大司徒掌邦教先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狹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其所重尤在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然

序

張

一 味蘭書屋

後施以十有二教焉是可
知良守牧勤求治理紀載
之書允宜博蒐掌故為之
講求而釐訂也我
國家文治光華燭耀海隅今
大憲上承

聖天子愛養斯民德意漸摩而

序

張

二

味蘭書屋

涵育之海寓清寧太平有
象前余觀察雷瓊習見珠
崖僖耳之區林林總總罔
不蒸蒸向化一道同風矧
潮在環海以內素稱南邦
樂土哉壬午歲余欽奉調
任惠潮嘉之

命分

駐鳳城下車伊始先為諮
詢民風究圖政本而太守
容齋周君新輯郡乘適已
告成余繙閱之餘見其仰
稽天道俯察坤輿中系人
情物理斟酌損益有條不
紊一郡九邑之風土民物

洞悉如在目前邈潮舊志
修輯者不數矣自雍正辛
亥距今已三十餘稔其間
轉移沿革時異勢殊人物
英賢接踵輩出苟不及今
芟蕪補缺擴實行謬曷以
臻明備垂典則以風示來

序

張

王

珠蘭書屋

茲耶夫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也車造於室可以達險
易鑑鑄于治可以宣妍媸
潮郡負山面海壤接八閩
自昌黎興教以來嶺東山
川久已爛然有光氣士習
民風駸駸日上無愧海濱

邠魯矣唯奢靡應早防其
漸器訟務必絕其端於微
文攷獻中寓潛移默化之
意余既深喜周君先得我
心更願隸茲疆者家藏一
冊人執一編藉以鏡得失
興勸懲一郡九邑民情益

序

張

四

珠蘭書屋

加鼓舞如水之就下盡喁
喁然返淳而向道也則是
志之有功於潮豈淺鮮哉
是為序昔

乾隆貳拾柒年歲次壬午季
冬月穀旦

觀察使者山右浮山潔堂

張介祺撰



序

張

五 珠蘭書屋

潮州府志序

國有史郡有乘史備一朝之掌故乘紀一郡之事寔二千石表帥一方為諸吏長民生物命係焉苟不悉其山川風俗與夫建置沿革之故政治得失之原雖欲勵精圖治因

序

胡

一

地制宜惡可得哉癸未秋九月余奉

命旬宣東粵下車之始報思審要道急先務正百度以奏治功恒惴惴然思力有不逮願念或因或創事無鉅細非微猷考文曷以昭信爰擬取各郡

序

胡

二

縣志乘以備採覽適潮州原任太守周君以所脩潮郡志見示且乞余言弁簡端夫潮于粵方隅耳然負山阻海連閩澳達江右屹然為嶺南一都會雖秦漢以前不通上國自昌黎過化禮樂改教彬々

乎盛矣矧際我

朝重熙累洽休養生息百有餘年含甘實饒醲粹者莫不涵濡於

休明之治其聲名文物不有超越前葉奚啻萬々者哉太守治潮日久其于土風民俗詳

且熟矣又能博綜成憲損益
折衷故其為志於天則分野
象緯之詳於地則陵谷潮汐
之變於人則戶口賦役蠶子
輦人兵農禮樂學校文章之
庶富且教莫不有倫有要犁
然具舉而於震鎮沿革之故

序

八胡

三

尤殷三政焉蓋誠能監
憲典而識體要者且溯志脩
於雍正癸卯歷今四十年其
間封域重置丁戶增益人材
蔚起以及忠孝節廉之輩出
典禮制度之脩明凡月異而
歲不同者胥賴以傳不朽太

守於志厥功偉矣今以被議
鑄級將入都待銓去之日閱
潮民攀轅而送者幾道其平
日之不苟於為治亦可概見
惜乎以太守之賢不及贊余
治理也然幸遇

聖天子知人善任當必有以展其

序

八胡

四

用者而是志也為成憲于十
世百世之後之官斯土者
得詳審監觀興利剔弊俾風
俗益淳民德益厚以仰副
盛朝一道同風之治余更有厚
望焉

乾隆癸未孟冬廣東布政使

東牟胡文伯序

序

胡

五

潮州府志序

余奉

命視學涉歷楚粵凡為志序者
二楚沅州粵肇慶肇慶無
論矣最善沅志之考據巫
水特為精核以為有功水經
注其時太守瑯君珠賢而

序

一

珠蘭書屋

不苟於治故有舉必善志
其一端也今潮州刺史周君
楚人也守潮六年大治凡
潮之山川風土人材物產以
及刑名錢穀之事積數歲
中所得諸親歷者彙而成
志其詳贍精確固不亞於

序

二

珠蘭書屋

沅之志巫水而尤歎其高識
遠見有非經生俗吏之所
知者則獨在載虔鎮沿革
表一通昔者諸葛武侯未
出草廬隆中一對視天下
如運諸掌其後卒無以相
易蓋熟於地利故也夫地
利何在形勢形勢何在
險隘險隘者人所憑以為
控制之具也不知形勢則不
知險隘不知險隘即不知
控制及一旦猝然臨之以事
而後商控制不得而審險
隘審險隘不得而規形勢

倉皇顛倒鮮有不敗者矣
嗟乎經生多而經濟以俗吏
盛而政事廢庸之泄於天
地休明之日方且謂天下一
家其險可夷其隘可闢即
有陳烽故壘近在郊圻指
為不祥剗削必盡誰復於

序

鄭

三珠蘭書屋

承平無事時籌及於屯兵
扼塞轉輸應援之臂指相
使呼吸相通者書曰有備
易曰設險斯即君志虔鎮
之意也豈徒然哉往者君守
廉教民紡績自君去而民之
紡績亦廢余過廉讀郡志

慨然於政之廢興存乎人不
存乎志然則虔鎮之志毋
亦徒令後之讀者笑為迂濶
而不切於事與雖然君固不
為笑者計也志所當志玄
所不當志君之修志如是
而已他何問焉

序

鄭

四珠蘭書屋

乾隆壬午孟冬督學使者
秀水鄭虎文序

潮州府志自序

志書與國史相表裏體裁大小不一而義例則同志盛於唐賈耽十道述李吉甫元和郡國志獨見稱說然有唐三百年昌黎首推制作才當公刺潮也僅僅置鄉校牒祭太湖鱷魚文郡事略著於篇其他不少概見論者謂涖潮八月日有不給夫以公耳目之神迅學識之敏瞻閔中肆外以成一方紀載直不須時耳抑謂公辭不作史志猶史也觀其卷崔立之所云求遺事攷賢哲著書垂諸無窮

序

自

珠蘭書屋

則徵文考獻又非無意要之潮在元和間川原封於瘴癘人民宅乎蛟窟投荒嶺表者概以淪落自傷治譜未修鐫題絕少据今衡昔不過得什一於千百使珥筆託空言無寧從闕典已也故自唐迄宋元郡志俱無可攷至勝國風氣漸開宏治嘉靖間車司馬份郭太守春震稍為編輯兵燹之後蕩然無存我

朝順治庚子草創於吳太守頴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撤直省郡縣志送史局纂一統全書於時林太守

杭學始修之迨雍正癸卯胡太守恂重修百餘年

間志凡三輯亦云備矣慨夫志之難也守令刑名錢穀日促促無餘閒視志乘廢興無關緩急即或有意修舉而摘辭辯體之茫然發凡起例之無據勢不得不遠延名宿然非生長其地人與事不相習又不得不求之本籍能文章熟掌故者而草茅不省案牘吏治無由得知甚以宗戚交遊遷延嫌怨黜陟是非難秉直筆或因仍簡陋流傳四方指為口實志之濫也毛西河謂天下不可信者三志

序

自

珠蘭書屋

書其一良有以夫余昔守廉州丙子夏修廉志甫畢奉

命移潮州竊念潮為嶺東鉅鎮韓江鱷徙遠勝乎合浦

珠還青徑紅螺較著於分茅銅柱在昔名賢手訂成書必蔚然可觀非若余曩時僻處天涯暝寫晨搜寡見渺聞者比數年來三志常置案頭公餘繙閱近如胡志無論已即吳林二志煩簡未協考訂未詳惟二公值軍書旁午猶能旁摻遠紹補見聞於外史垂故實於

興朝可不謂賢乎夫人事三十年一變三十年為一世其間封域有變置戶口有增減賦役有盈縮人物有盛衰學校有隆替城池兵衛有因革隄堰塘陂有興廢況夫忠孝節義文章事功有卓乎不可磨滅者邇自康熙癸亥至今人事凡三變矣坐令典章名物湮沒不傳余滋懼焉爰請命 觀察梁公勤加討論得其指歸凡遺文軼事或訪之耆舊或叅之家乘斷簡殘碑不辭尋繹裨官野史不憚蒐羅而於是非邪正事關表揚者尤為兢兢綜其

序

自

王 珠蘭書屋

大綱條其節目始於辛巳仲春訖於壬午季冬兩閱寒暑而藁乃就其於沿革建置利弊損益美惡盛衰之故雖多闕畧而當吏事倥傯之際挑燈揮汗刻意經營積有歲月迴憶守廉時訟庭閒寂弄墨濡毫又不勝勞逸之感矣獨是我

國家重熙累洽天下之民休養生息涵煦百有餘年諸吏無他慮櫻心皆得專一其職課功策效以彰久道化成之盛余幸際

昇平踵昌黎舊治亦獲與一二賢士從容載筆纂定

成編不可謂非遭遇之隆也而簿書缺掌博雅未遑自慚鄙陋使昌黎復生於今日其鋪張闡休揚厲偉蹟不且為鬼神生色山水增靈哉余雖為執鞭所欣慕焉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壬午季冬知潮州府事楚南長沙瀋寧周碩勳序



序

自

田 珠蘭書屋

潮州府志

凡例

一是書統計三十六門四十二卷較前守吳君穎林君杭學胡君恂三志參訂較詳附書院義學於學校附雜稅倉儲關榷於賦役附育嬰堂養濟院癩民所義塚於寺觀附塋墓於古蹟皆各從其類

一諸門俱九邑分列惟星野潮汝颶風全郡從同不復晰分以滋傳會氣候則統論於前仍各縣臚列於後而訪之士人參之志乘終有同中之異

潮州府志

卷首

凡例

珠蘭書屋

一胡志終於雍正九年辛亥其時嘉應州豐順縣俱未分建今之潮郡與所屬海陽版圖已更凡山川古蹟都邑寺觀悉為區別屬嘉應者不錄而海陽豐順兩邑亦各歸統轄勿令重複

一沿革表參稽歷代務求可據疑則闕之仿明代職方圖載虔鎮表與虔鎮圖以潮郡為數省毗連之地峻嶺崇山向多伏莽必合梅循汀贛之全局瞭如指掌然後可以語戰守蓋四肢被創連及心腹任封疆之寄者欲知輔車之勢當悉扼要之形實聯絡而非贅疣當勿謂為迂闊也

一府縣疆界先詳其廣袤而東西南北四至與鄰境

接壤處里道必詳俾不出戶庭而四境如在目前

一守土者不知一郡一縣之形勢難免面牆之誚茲參以通志及府縣舊志錄其精要祛其誣蔓展卷可得其梗概

一城池為地方保障因革廢興書之必詳而沿海城寨與內地並重未雨綢繆未可一日忽也

一舊志災祥掛漏謬因參互考訂延訪耆舊得若干條皆信而可徵其餘附會荒唐槩置弗錄

一陵谷變遷都邑墟市今昔不同大小邨莊必詳載方向及道理若干墟市載明起墟日期皆民生政

潮州府志

卷首

凡例

二

珠蘭書屋

治之要

一寺觀載在舊志及舊志未登者悉補入而田畝亦附列載焉使後人有所稽考

一山川古蹟無關名勝者弗紀附塋墓以表賢也宜而葬於斯者必書懼湮沒也

一水利關係民瘼故詳其原委而灌田頃畝之數亦備書焉津梁乃王政之大端數年來按部所至大半皆身所親歷紀載頗詳

一潮郡為邊海澤國隄防以衛田廬民生之休戚繫焉故丈尺必載廢興必詳實心愛民者斯志具在